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徐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八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說

說者解說其義

養心亭說

此篇言養心在於寡慾寡而又寡以至於无則聖人地位

濂溪先生

孟子曰孟軻氏云養心莫善於寡欲欲者人所不能无但保養此心莫盡善於鮮有其欲其為人寡欲為人苟自能鮮有欲心則不為外物轉移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心雖或有不存處亦少其為人多欲為人苟至多其欲心必為外物轉移雖有存焉者寡矣此心雖或有存時亦少予謂養心我言保養此心不止於寡而存耳不止是使欲少而後心自存蓋寡焉以至於無自始焉之少欲以至終焉之无欲無則誠立明通无欲則真實无妄而此心之誠以立誠立則本體清明无不透徹誠立賢也无欲是由寡以至於无无則真實无妄是用功於此者故方是賢者之事明通聖也至於誠立則本體清明无不透徹是又聖人地位矣是賢聖非性生如此則曰賢曰聖非由性分生出必養心而至之皆必保養此心而後能至養心之善有大焉保養此心之盡善而其大者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君是者亦惟在乎人用功於此而已

張子宗範（張姓宗範其字）有行有文（既有德行又有文章）其居背山面水（所居之後則背山前則面水）山之麓構亭（於山之林木幽暗中創亭）甚清淨（甚清而潔）予偶至而愛之（我偶來此山而甚愛此亭）因題曰養心（因題其扁以養心二字）既謝（張宗範既來相謝）且求說（且索予所謂養心之義）故書以勉（故寫此說以勉）其進也

愛蓮說

（此篇形容蓮花出於淤泥而不染其污真可為花中之君子矣）

水陸草木之花（生於水生於地若草若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所可好者甚多）晉陶淵明獨愛菊（晉朝陶潛字淵明獨好菊花）自李唐來（自唐以來君姓李故曰李）

唐世人甚愛牡丹（世之人皆好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我獨好蓮花生於淤泥之中而色不緇染淤音於）濯清漣而不妖（浣於清水之中而花不妖冶）中通外直（其莖中虛而通外勁而直）不蔓不枝（不如草之延蔓不如木之有枝）香遠益清（香愈遠而愈清）亭亭淨植（亭亭立貌潔淨而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可以遠看不可近翫褻音薛）予謂菊（我言菊）花之隱逸者也（花之清幽如隱逸者）牡丹（我言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花之艷麗如富貴者）蓮（是蓮花）花之君子者也（花之貞潔如君子也）噫（嗟嘆語）菊之愛（菊之好）陶之後鮮有聞（陶淵明之後少有聞愛也者）蓮之愛（蓮之好）同予者何人（與我同者）

誰

牡丹之愛牡丹之好宜乎衆矣宜其皆如是也

保身說此篇論明哲保身之道深責漢末諸賢危言取禍之非　司馬先生

天下有道有道之世君子揚于王庭君子之人奮揚於朝廷之上以正小人之罪則能糾正小人邪惡之罪而莫敢不服即无不服天下無道濁亂之世君子囊括不言君子之人以有言為戒猶謹結囊口而不出也以避小人之禍所以然者恐中小人黃口之害而猶或不免如此尚不能自免黨人朋黨之人指漢末李膺范滂輩言也生昏亂之世生於昏闇濁亂之世不在其位不安厥位四海横流天下污濁之波氾濫洋溢而欲以口舌救之而膺輩不察其禍乃欲以言語而挽其末

流弊之臧否人物自相褒貶議人品之善惡否音鄙激濁揚清汙濁者激而去之清潔者揚而起之撩虺蛇之頭譬之蛇虺蠱之傷人者也而撥其首踐虎狼之尾虎狼獸之傷人者也而履其尾以至身被淫刑至於身罹淫濫之刑禍及朋友其流禍貽及同志之人士類殲滅善類皆為之陷害殲漸平聲而國隨以亡而國不旋踵而滅亡不亦悲乎可哀也哉夫惟郭泰郭姓泰名諸賢中如泰者獨遠黨害既明且哲是時所謂明知之人以保其身能保全其終身者也申屠蟠申屠姓蟠名諸賢中如蟠者獨遠黨害見幾而作是易所謂於事之未著翻然而悟不俟終日而不待終日者也卓乎其不可及已若二人者卓卓乎出於衆人之右是豈易及也哉

用法說此篇言為政當使寬猛相濟則其政和

漢家之法已嚴矣漢室之用法可謂極嚴而崔寔猶病其寬姓崔名寔政論一篇且病其法失於寬縱何哉何耶蓋衰世之君世衰主弱率多柔懦大率皆柔而无斷懦而不立凡愚之佐凡下愚昧之人為之輔佐唯知姑息但務姑且安息是以權幸之徒所以權貴寵幸之徒有罪不坐有罪而不能加之以罪豪猾之民豪俠姦猾之百姓犯法不誅麗於刑而不能誅之以刑仁恩所施其仁愛恩澤之所加止於目前終於眼前近幸之人姦宄得志故姦賊之徒得逞其欲紀綱不立小曰紀大曰綱國之紀綱不能振立故崔寔之論寔之為政論以矯一時

之枉以矯正一時用法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非是百世通行之義也孔子曰夫子政寬則民慢云為政失之寬縱則民敢慢侮慢則糾之以猛慢侮則必繩糾以威猛猛則民殘太威猛則殘暴於民將殘則施之以寬殘暴則又施放之以寬寬以濟猛寬柔而復之以威猛濟猛以濟寬威猛而復濟以寬柔政是以和剛柔相濟皆適乎中政用此得其和平斯不易之常道矣此可為百世不變常行之道矣

元亨利貞說此篇言元亨利貞四者有心性情三者之分文公先生

元亨利貞性也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天之性也

長收藏情也元主春生亨主夏長利主秋收貞主冬藏天之情也長上聲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即此元以生物即此亨以長物即此利以遂物即此貞以成物天之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得天德之元為性之仁得天德之亨為性之義得天德之利為性之禮得天德之貞為性之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仁發見為惻隱義發見知羞惡禮發見能辭遜智發見別是非人之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即仁而愛即義而惡即禮而讓即智而知人之心也惡烏去聲性者心之理也性乃此心之理情者心之用也情乃此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也心統性情而為之主也程子曰伊川云其體則謂之易其體則名之曰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理則名之曰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妙用不測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正言是也）又曰（又言）言天之自然者（出於天自然之理）謂之天道（名曰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論上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名曰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德主生故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亦言是也）

盡心說（此篇言性乃理之全體而具於心人惟有所蔽則不能盡必當會通貫徹而无所遺）

盡其心者（能全盡此心之理）知其性也（是能知所受之性）知其性則知

天矣能知所受之性是知所賦之天矣言能盡其心云盡是此心是知此性乃知此性知此性則知天也知此性便知此天蓋天者理之自然天乃自然而然之理人之所由以生者也人自此則有此生性者理之全體性乃是理所全之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人因具是理而得生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心乃具衆理而統乎一身者也天大無外故理大而无所對而性稟其全而此性獨稟其全故人之本心故在人此心其體廓然其本體廓然其大廓顆入聲亦無限量无所不包寧有窮盡惟其梏於形氣之私人惟局於形體氣質之偏滯於聞見之小拘於所聞所見之淺是

以有所蔽而不盡是以此心為物欲蔽塞不能全盡其理人能即事即物苟能隨事一物一窮究其理各有以窮極其理至於一日則日一會通貫徹混會融貫明通透徹而無所遺焉而一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則斯能全此心至大之體而五行之所以為性得五行之秀而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與天理之自然者皆不外乎此並不越於是而一以貫之矣曰心曰性曰天自可貫而一矣

孝悌說此篇言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言行則以孝悌為行仁之本

或曰或謂程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程伊川以孝於父母悌於長上為行仁之

根本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言仁則復以仁為孝弟之根本何也是如何曰仁之為性言仁為性之根愛之理也愛之道理其見於用其發於用則事親從兄始于孝於親弟於兄仁民愛物終于仁乎民愛乎物皆其為之之事也皆其行仁之事也此論性以仁為孝悌之本者然也仁是本根孝弟皆由是次第而推故曰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如此但親者我之所自出但父母吾身之所由生兄者同出而先我兄者與我同出於父母而先生於我故事親而孝事親而能盡其孝從兄而弟從兄而能盡其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又愛之所當先而愈切於己者若君子以此為務如君子能即是為先務

而力行之而篤於行至於行成而德立孝弟之行既盡而仁之德由是而立行去聲則自親親而仁民則由事親從兄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自仁民而推其愛於物其愛有差等厚於親而薄於民厚於民而薄乎物固有差等之殊其施有漸次先於親而後乎民先於民而後乎物又有漸次之序而為仁之道而行之道仁生生而不窮矣生生不息此學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學孝與弟又所以為行仁之本蓋由仁而論孝弟自是仁發出故言仁為孝弟之本由事親從兄仁民愛物而論則孝親弟兄仁民愛物自此而發故言孝弟乃行仁之本學者能沉潛涵泳則得之矣

仁說此篇言仁包義禮智三者无所不實曰愛曰公此特仁中之一事未足名仁之全體

人之性（人有此生便有此性）仁義禮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四德具焉（四者之德咸具于中）其愛之理則仁也（仁主於愛愛之理則為仁）宜之理則義也（義主於宜宜之理則為義）讓之理則禮也（禮主於讓讓之理則為禮）知之理則知也（智主於知知之理則為知上知音智）是四者雖未形（曰愛曰宜曰讓曰知雖未發見）而其理固根於此（而其理已萌于內）則體實具於此矣（則其本體亦在乎內）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一性之中只有仁義禮智）萬善皆管乎是焉（萬善於此而管攝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所言愛之理）是乃天地生物之心（是即天地生育萬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人生得天地生物之心具於心而為性則愛之理也）

故仁為四德之長四德之序仁為其首而又所以兼包焉而其體包義禮智惟性之中惟其一性之內有是四者有此四德故其發見於外則其形著于外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則謂之情形著之初則謂之端有惻然其隱則是仁發見之初知愧知惡則是義發見之初或辭或遜則是禮發見之初辨是辨非則是智發見之初而所謂惻隱者但所言惻隱一端亦未嘗不貫通焉又何曾弗通貫羞惡辭遜是非之三端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以性而言仁為體而義禮智其用以情而言惻隱為體而羞惡辭遜是非其用而心之道此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具此理則為性發此理則為情而又為性情之主人惟己私蔽之人為私欲蔽固

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失其本性之道理故發於外者不能推此仁）甚至於為忮為忍（極而為狠暴為殘忍忮音至）是豈人之情也哉（此豈是人本然之情由仁而發者）是以為仁（所以求仁）莫要乎克己（无先乎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己之私既克去）則廓然大公（則洞然至公廓顯入聲）而其愛之理（而愛之道理）素具於性者（常具於性之中者）無所蔽矣（无所蔽塞）則與天地萬物（則大而天地次而萬物）血脉貫通（生生一脉常相流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是仁之用无不周徧）故指愛以名仁（直指愛為仁）則迷其體（以情為性）則失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愛之道理者則是本體之仁）指公以為仁（直指

公為仁 則失其真 公未便是仁則失其仁之本 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蓋公則此理流通而能仁 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 靜而見諸心是四者皆性之德 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達 動而達諸用此四者皆情之初 其名義位置 其得名之義如愛曰仁宜曰義之類與位序布置如先仁次義次禮次智之類 固不容相奪倫 其次序倫理固不可奪 然而 轉語 唯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 惟有此仁推之而至於得其所宜 是義之所存者也 即是仁中之義之所在 唯仁者為能恭儉而有節 惟仁人至於恭儉而有限節 是禮之所存者也 是即仁中之禮之所在 唯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 惟仁人至於知覺而

罔昧所是智之所存者也是即仁中之智之所在此可見其兼包而貫通者此可知其仁包義禮智惻隱貫通夫羞惡辭遜是非是以孟子於仁所以孟軻於仁統言之曰統而謂之仁人心也以仁為人之心蓋仁該四德心具衆理亦猶在易又如易經乾坤四德乾坤元亨利貞之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只總言乾元坤元元即仁也亦包亨利貞三德然則轉語在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在後學可不推本而以求仁為先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求仁之方可不以克去己私為務哉

錄錄者紀錄其事

雍行録（此篇言人之見識各有差等）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元豐年號也庚申之歲）予行雍華間（我行雍華之中）關西學者（關西路為學之人）相從者六七人（從予之遊者凡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吾以錢一千懸於馬鞍之上）比就舍則亡矣（近歸家則此錢已无）僕夫曰（僕輩且言）非晨裹而亡之（非是早間裹束行李而失之）則涉水而墜之（則是渡水之時墜於溪矣）予不覺嘆曰（吾不覺形諸嗟嘆而言曰）千錢可惜（失錢一千誠為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同席之中有二客應聲而言曰）千錢亡去（一千之錢忽至亡失）甚可惜也（誠是可惜）次一人曰（又有一客言曰）千錢微物（一千之錢其利微細）

何足為意何必累吾心哉後一人曰後至一客言曰水中囊中不在水之中則在囊中可以一視皆可一觀人亡人得一人失之一人得之又何嘆乎又何必形於予曰我云使人得之吾既失之人或得之則非亡也則不可以亡言嘆耶矣而嘆夫有用之物私竊自嘆錢者物之有用者也若沉水中若落之於水則不復為用矣則不可再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至於雍以此與呂與叔言人之器識固不同謂器足以用世識足以察事人之器識固有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上自聖人下至愚人不知有幾等聖與愚高下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與吾同遊凡六七人其不同者如此也一人一見其不相同有如是矣與

叔曰（呂與叔答云）夫數子之言何如（六七人之言何者為是）予曰（我謂）最後者善（其後至一人之語為至善）與叔曰（呂與叔云）誠善矣（其言誠是矣）然觀先生之言（但以先生有用之説參之後至一人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則見其大體之所在而不知其用之不可亡也）予因書而誌之（吾因是而記之）書後十五年（自是而後又十五年）因閲故編（因觀舊書）偶見之（偶見此誌）思與叔語（時呂與叔已死）不幸早死（不幸先已下世）為之泣下（因為之隕其涙）

書近思録（此篇言集周程張四先生之遺言以其關於是道之大體切於日用之間所為後學入道之方）

文公先生

淳熙乙未之夏（淳熙年號乙未歳之夏）東萊呂伯恭（呂姓伯恭字東萊其號也）來自東陽（東陽婺州自婺州來）過予寒泉精舍（過於文公寒泉之書院）留止旬日（留之居十餘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相與共讀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四君子之書）嘆其廣大閎博（嘆其具載是道廣大而不可究浩博而不可求）若無津涯（茫無涯岸）而懼夫初學不知所入也（慮初學之人不知入道之方）不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因與共采輯其有關是道之大體）而切於日用者（而實切於平日之受用者）以為此編（集為是編）總六百一十二條（總六百餘條）分四十卷（分為四十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凡志學之士求其端

緒而篤於用功處已治人之要即之處已推以治人之道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與辨異端似是之非究聖賢操修之實皆粗見其梗槩皆可略見其大槩以為窮鄉晚進私竊自謂鄉閭後學有志於學有志於吾儒之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雖无賢師良友相為先後而訓迪之誠得此而玩心焉苟得是一編而玩味於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亦可以窺見道學之門戶而深造之矣如此初意若是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而後求之周張二程先生之遺書沉潛反復深潛思索反復推究優柔厭飫以取其博而反諸約焉徐讀飽味取之浩博撮其簡要則其宗廟之美譬之宗廟之美好百

官之富百官之富盛人之不得其門而入者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觀此書後庶幾可以盡得之矣若憚煩勞若夫所謂畏探索之煩勞安簡便惟相安於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以言具足於是而不復更加窮理工夫則非今日所纂集此書之意也又豈吾今日采輯是書之本意哉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辯

辯者辯論其非

無極辯

此篇力排陸象山言無極之非蓋无極而太極也者是无形而有理也

文公先生

來書反復象山所寄之書反復其語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於无極而太極之辯論已詳備矣然以其觀之但以我觀此伏羲作易伏羲始著易之畫

自一畫以下從一畫而下至於六畫文王演易至周文王推而演之為易之辭自
乾元以下從乾卦大哉乾元而下至於六十四卦皆未嘗言太極也皆未嘗指
言太極而孔子言之至孔子作辭繫易始言易有太極孔子贊易孔子贊述易道
自太極以下從所謂易有太極一句而下未嘗言無極也未嘗指言无極而
周子言之至周濂溪太極圖始言无極而太極夫先聖後聖先聖人後聖人豈不
同條而共貫哉豈不同其條共其貫既蒙不鄙而教之既不相鄙薄而垂教
其敢不盡其愚也可不盡攄愚見且夫大傳太極者何也且易大傳
所言太極謂何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即兩儀四象八卦所以然之理具於三

者之先而太極則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也復蘊藏於兩儀四象八卦之中聖人之意夫子之意正以究竟至極正是窮究是理之至極無名可名无得而名故特謂之太極故以太極一字名之猶曰如謂舉天下之至極舉天下之言至極者無以加此云爾无可加於是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初不即中字而名之也至如北極之極至若在天北辰之極皇極之極洪範皇極之極民極之極周禮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諸儒注書固有訓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蓋謂此物之極至常在此物之中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取正非指極字不是指出此極而訓之以中也名之以中極

者至極而已（極者至極之理）以有形者言之（即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四方者東西南北方八面者四方合四隅而數之）合湊將來（方方面面皆来）都無向背（无向无背）一切停匀（一一均平以此取正）故謂之極耳（至極更无去處故謂之極）後人以其居中（後之儒者即其居於中）而能應四外（而能應乎四方之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故指其所在以中言之）非以其義（不是以其字義）為可訓中也（可以訓為中）至於太極（至於太極二字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欲見而无形象欲尋而无方所不可得而名言也）但以此理至極（但即是理之極至）而謂之極耳（故名之曰極是即所謂无極而太極）今乃以中

名之今乃遽即中之一字以訓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其於言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一通書理性命章周子通書理性命一章其首二句言理初兩句專說理次三句言性下三句專說性次八句言命下八句專言命故其章內一章之內無此三字無理性命三字而特以三字而特即理性命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名此一章表而出之則章內之言其一章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各各皆有所主蓋其所謂靈所言匪靈弗瑩所謂一者所言二本則一乃為太極靈乃此心太極之至靈一乃是理之極所謂理化而所謂中者所謂中之一字乃氣稟之得

中是形生後稟天地之氣而得乎剛柔之中與剛善剛惡所稟剛之好者為義剛之惡者為暴狠之屬柔善柔惡者為五性柔善者為慈祥柔之惡者為懦弱之類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是謂五性而屬乎五行已上五者之性不同莫非五行之參差為之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何嘗即此中為太極且曰今象山且謂中焉止矣中焉止矣一句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又下係乎陰陽之二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氣化生萬物之云化化生生萬物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象山此言不知何等文字義理如此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今來喻乃指此中字便為太極而屬之下文而謂之連屬下文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則又理有未明則又太極

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二若論無極二字如論周子无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乃是濂溪洞見是道本體之說出人不敢說者言人所不能言者令後之學者使後世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了然見太極之妙不屬有無有非真有无非果无不拘方體无方可求无體可見若於此看得破如就此窺見得透方見得此老方如此濂溪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真是心會上聖以来不曾傳授之秘訣非但架屋上之屋非特如象山所言无極而太極是屋上架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牀上又疊牀也令必以為不然令必為不如此則是理有

未明（則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三）至於大傳（易之繫辭）既曰（既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著而在上名之曰道）而又曰（復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循環不已名之曰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豈是果以陰陽為形上之道）正所以見一陰一陽（於此見得陰之與陽）雖屬形器（雖不過屬形下之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謂一陰一陽所以互根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是乃太極之使然也）故語道體之至極（故言是道本體之至極者）則謂之太極（則名之為太極）語太極之流行（言太極之流行於一陰一陽間）則謂之道（則名之曰道）雖有

兩名（太極與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非有二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濂溪所以言无極而太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无方所无形狀之可求可見）以為在無物之前（謂其在於未有萬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則有萬物之後此理未嘗不在）以為在陰陽之外（謂其在於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則陰陽之運行此理未嘗不在）以為通貫全體（謂其通前後貫外內而為全體）無乎不在（无所往而不在）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无聲臭之可尋无影響之可見蓋前兩節是言無非真無後一節是言有非果有）今乃深詆無極之非（今象山顧乃深排无極之非）則是以太極為有形狀方所矣

為有形有狀有方有所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便指一陰一陽為形而上之道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所謂道形而上器形而下者又分別不分曉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又且於形而上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又有所謂太極者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又是道之上復有一物名為太極蓋太極即形上之道而陰陽即形下之器不可指陰陽為形上也此又理有未明此亦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四至某前書至如我前日書所謂不言無極所謂不說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則太極不過只如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足為天地萬化之根本不言太

極（不說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則無極淪入空寂之鄉）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而不能為天地萬化之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此上六句乃是推明周子之微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以為一時若不是將无極太極二者分別說出）則讀者錯認語意（則讀者誤認發言之意）必有偏見之病（則所見必徇於一偏）聞人說有（見人言有極）即謂之實有（便以為實有此）見人說無（見人言無極）即謂之真無耳（便以為真无此）自謂如此（我自謂如此數）語說得周子之意（道得濂溪之意）已是大故分明（已極分曉）老兄猶以為未穩（象山尚言未安）是又理有未明（是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

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五）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象山來書既說大傳分曉謂易有太極矣）今乃言無何耶（今乃說无極如何）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此愈非所望於天資高明之君子）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象山且說易繫之言有極）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果猶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各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天地金木水火土與夫萬物各有常形耶此言有非果有本出於无也）周子之所謂無（濂溪之所謂无極）是果空虛斷滅（是果虛無寂滅）都無生物之理耶（盡無陰陽化生萬物之理耶此言無非真無實肇其有也）此又理有未明（此亦太極之理

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而弗悟乎人言之意者六老子復歸於無極老子言此身再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无極是乃无窮盡之意如莊生入無窮之門猶莊子言入無窮極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耳以遊無窮極之野老莊俱是虛無之學故其言相合如此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非如濂溪所言无極之意今乃引之今象山引老莊而言而謂周子之言且云濂溪之說實出於彼實自老子出此又理有未明此亦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而弗悟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以為如何高明之見將謂若何

皇極辯此篇力排孔安國以皇訓大以極訓中之失蓋皇極也者君道是也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洛書有九數而五位其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洪範有九疇而皇極居次五故自孔氏傳註自漢孔安國傳註洪範傳去聲訓皇極為大中以大訓皇以中訓極而後之諸儒而後來諸儒一皆祖其說並皆傳述其言嘗以經之文義求之曾即洪範之文字意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知其斷不如此蓋皇者君之稱也皇乃人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極乃至極元以復加之義標準之名準則可以示人之謂常在物之中央常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四方之外皆觀望此取正

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以此極為在中之至極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而便以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如北斗謂天之極）屋棟之為屋極（屋棟謂屋之極）其義皆然（其理皆如此）而周禮所謂民極（周禮六官言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毛詩商頌言四方之極）於皇極之義為尤近（於皇極意義更是切近）顧今之說者（顧今之為書者）既誤於此而失之於彼（既誤於以皇極訓大中而於民極四方之極又失其旨義）是以其說展轉迷謬（所以其言反覆皆迷）而終不能以自明也（至末不能通曉）即如舊說（便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更不復問其他處）但於洪範之文

只於洪範之正文易皇以大改皇字為大字易極為中而讀之改極字為中字而誦讀之則所謂大作中所言皇作極則是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皇則受之則是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此成何等說話故予竊獨以為皇者君也故我獨言皇者為君極者至極之標準也極為至極標準之義人君以一身人主即一身立乎天下之中居于四方之中央而能終其身而能終此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以作天下至極之準則則天下之事則天下萬事固莫不協於此自無不合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而得本然天理之正天下之人凡天下萬民亦莫不歸於此亦无不歸於是而得其固有

之善焉（而全其固有之理）所謂皇極者也（是所言皇極者如此）是其見於

經者（是其著見之於洪範者）蓋皆本於洛書之文（悉出於洛書之文）其得

名（得皇極之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則與所謂北辰之極屋棟之極生民之極）

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皆是取其居在於中四方取此為至極更無去處）初非

指中為極也（即不是以中為極）則又安得而訓之哉（則又奚可以中訓極）

哉曰皇建其有極者（經言皇建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是言人主

即此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而立天下至極之準則）曰斂時

五福（經言合是五福斂去聲）用敷錫厥庶民者（用而散與百姓者）言人君

能建其極（謂人君出而以身建至極之理）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金木水火土則得其金木水火土之性）於五事焉得其理（於視聽言貌思則得其視聽言貌思之理）皆因五福之所聚（極建而五行得性五事得理是為五福之聚）而又推以化民（而復施之以化於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是即推是福以與百姓也）曰惟時厥庶民（經言惟是其衆民）于汝極（于君之極）錫汝保極者（與君保極）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謂民視君為至極之準則而順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則又以是復歸於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俾之常常作天下至極之準則也）曰凡厥庶民（經言凡爾衆民）無有淫朋

（無有淫過之朋黨）人無有比德（人无有阿比之德比去聲）惟皇作極者（惟君立極）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謂百姓所以能如此無朋無比者）皆君之德（無非人君有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足以為天下至極標準）曰凡厥庶民（經言凡爾衆百姓）有猷有為有守（有謀有為有操守）汝則念之（君則當念之）不協于極（不合於是極）不罹于咎（亦不至遭於咎惡罹音離）皇則受之者（君亦无不受之）言君既立極於上（謂人君既建此極於上）而民之從化（而庶民從順其教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或遲或速或深或淺自有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其謀者求盡是極之道為者修是極之道守者固執是極之道）固當念之

而不忘固當念念及之而不替其不盡從其有弗克盡從吾化而不底於大戾者而不至於大違戾此道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君亦當容受而無所拒曰而康而色經言庶民安其顏色曰予攸好德謂我所好者德好去聲汝則錫之福君則與之以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則是人皆趨君之極言人有能革面謂此人有能改其為惡之面言小人化為君子也易曰小人革面而以好德自名自以好德為言雖未必出中心之實縱非其中心之實然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君亦當誨以修己獲福之理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則是人亦得以君為至極之準則而勉焉以求盡其實也曰無虐煢獨

經言無侵虐煢而無兄弟者獨而無子者煢音羣而畏高明而憚勢位尊貴之人人之有

能有為人之有才能有謀為使羞其行俾進其德行行去聲而邦其昌者而邦

國賴以興隆者言君之於民謂君之於百姓不審問其貴賤強弱不必問其

貴者賤者強者弱者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欲其皆進於德故其有才能者

故其人有才而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必盡俾之勉之以進其德行而後國

可賴以興也然後邦國可藉此而興隆曰凡厥正人經言凡其正直之人既富

方穀既富矣而納之于善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汝弗能俾之有所藉而顧于其家好

去聲時人斯其辜是人必將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不復有好德心汝雖錫

之福汝雖與之以福其作汝用咎者其起而報汝惟用惡道而無善矣言須正人者謂須是正直人必先有以富之當先使之富足而後納之於善繼此則可導其向善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若非有以俾之有所藉而顧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則是人必流於不義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又安有所謂好德之心哉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至於是而始思喻以修己獲福之道則已緩不及事已失之緩慢不及於為矣而其起而報汝而是人起而施報于汝惟有惡而無善矣惟知有惡而不知有善蓋人之氣稟不同人之稟氣有清濁昏明之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又

雖以一等齊之是以聖人所以聖君所以立極於上者立至極之準則於上至嚴至正端嚴正直而所以接引於下者所以引誘在下之人至寬而廣寬洪廣大不沮其為善之心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雖是百姓之趨於此極遲速真偽无朋比而化之速者不協極不罹咎者則化之遲者而康而色曰好德則未知其真偽才德高下化之速者則才德之高化之遲者則才德之下有萬不同有萬等不齊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我所以接於彼矜憐撫養矜恤撫摩懇惻周盡惻怛詳盡未嘗不一也未始不以持之一曰無偏無陂經言無不中無不正陂音貴遵王之義皆循人君所行之宜無有作好無自私自作好好去聲遵王之道

一皆率由人君所由之道無有作惡無有私自作惡惡去聲遵王之路一循人君所由之路無偏無黨無偏私無黨與王道蕩蕩一循人君恢廣之道無黨無偏無黨與無偏私王道平平一循人君平易之道平音便無反無側無反復無倚側王道正直一循人君正直之道會其有極合其一身之極歸其有極者以歸于人君之極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謂百姓皆不為己私所累以從夫上之化以順從人君之教化而會歸於至極之標準也會之歸之皆以人君為至極之準則析而言之分而言則偏陂好惡則前面所言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此四者是生於心者偏黨反側上面所謂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

也此四者是見於事者遵義遵道遵路解見前方會于極也方才會於此極

蕩蕩平平正直解見前則已歸于極矣則是已歸極了曰皇極之敷言經言以君之道布其命于下是彝是訓不外此有常之理以為此教于帝其訓者然此有常之理亦上天之所賦於人者則此教乃天之教言人君以身為表謂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而布命於下而布其語於下教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則君之是彝是訓一皆循天之理皆是循夫天之正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而無異上天降此理於下民者曰凡厥庶民經言凡其庶民極之敷言是極之布為教語者是訓是行因此教而服行之以近天子之光者

得以親近人君光明之德言民於君之所命謂庶民即君之訓命能視以為教能覩此以為教語而謹行之恭以行之則是能不自絕則能不自棄絕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而此身得被人君光明之道德也曰天子作民父母經言人君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者而為天下所歸往之王言能建其有極謂能建立是極所以作民父母是以為百姓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而天下尊之曰君不然不如是則有其位則有君之位無其德無君之德不足以建立標準無以建立天下至極之準則子育元元愛養衆民而履天下之極尊矣而處天下至尊之位矣天之所以錫禹天以洪範

九疇與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箕子以洪範九疇言之武王）其大指蓋如此（其大意只如是）雖其雅奧深微（雖是雅言奧義深妙精微）或非淺聞所能究（有非淺陋所能推究）者然嘗試以是讀之（但曾試即此誦之）則亦坦然明白（蓋亦平易分曉）而無一字之可疑者（而無一字可疑）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寔（然孔安國不明訓義之真寔音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又不曾講明人主修己立道之根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既錯認皇為大極為中）又見其辭（又觀其言辭）而含洪寬大之意（皆是含糊鶻突）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又復錯指所言中者）不過如此（不越乎是）殊不

知居中之中初不知居中之義既與無過不及不同自不可與無過不及並言而無過不及之中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所謂中乃義理精微之極乃是義理之至精至微處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固不容差之毫毛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又不是含容糊塗善惡二者俱無分別之謂今以誤認之中今即錯指之中為誤認之極為錯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不於本體嚴密處而務究其微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泛然欲為寬廣之度量而不察其實則漢元帝之優游如漢元優游不斷唐代宗之姑息唐宗之姑息敗事皆是物也並是以此而失之彼其是非雜揉彼二君是

是非非錯雜無別揉音蹂賢不肖混殽賢者與不肖者殽亂不分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方自昏晦繆亂陵遲夷滅之不遑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況望其斂極之福與民乎吾意如此吾之意若是而或者疑之而或猶有以疑於此者為經言無偏無陂謂經之無偏而不平陂而不正無有好惡無有私則作好惡所謂極者是其言極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其義亦若取得中之言而所謂中者而謂之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豈不真是泛然包容無所去就無所憎愛乎吾應之曰吾答之云無偏無陂者無所偏無所陂不以私意而有去就爾不以吾之私意去就而已然曰遵王之

義（但其言循人君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則是舍惡而就善當去當就）未嘗不力也（何嘗不篤於行）無作好惡者（無作好無作惡）不以私意而自為憎愛爾（不以吾之私意憎愛而已）然曰遵王之道（循人君所由之道）遵王之路（循人君所由之路）則其好善惡惡（則是其知善為可好知惡可惡）固未嘗不明也（何嘗不明知）是豈但有包容（是豈只務含容）漫無分別之謂（都無別判之言如漢唐優游姑息也）又況經文（別是經言）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曰義曰道曰路三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乃為人君建立是極之本）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曰無偏陂曰無反側）自為民歸有極之事（乃為庶民會歸是極

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耶其文理意義亦自不一必若子言必如或者之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吾慮天之錫於禹者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箕子之言於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上則失於老耼莊周依阿無所裁決之言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下則同於鄉原謹愿人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雖欲深體此理而力行於身是乃所以幸小人而脩君子無所別白以為小人之幸方欲以是而脩君子之道又何以立大本又安能立是極之本領而序彝倫哉而俾常理之得其序哉作皇極辨故著為皇極辨一篇

或曰或人又謂皇極之為至極何也皇極而有至極之名如何

予應之曰吾又荅之人君中天下而立人君以一身中立於天下四方面内四方之人皆面其内而觀仰之者觀而仰之至此輻湊於此會合猶車馬之相騈湊於此而皆極焉於是而極至更無去處自東而望者由東而望乎此不能過此而西也不能過而之西此自西而望者由西而望乎此不能踰此而東也不能過而之東此以孝言之且舉孝之事言則天下之孝天下之孝於親者至此而無以加到此則無以加矣以弟言之又舉弟之事言則天下之弟天下之弟於長者至此而無以過至此無以過矣此人君之位之德此人君之位與人君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以此為天下至極之標準

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此正得以皇為君以極為至之本意故惟曰故但言聰明睿智有聰明聖智之德首出庶物出於衆人之上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猶言天下但有一人而止然後有以復之而不疚而後可以復天位豈曰含容寛裕一德之偏豈謂寛容一偏之德而足以當此哉而可以當是位哉客曰唯唯或人唯唯受命因復記於此因又記之以發前之未盡以發揮吾言未盡者於是

論論者講論其義理

顔子所好何學論此篇言顔子所學學以至聖人之道惜其天年不永幾於化而

未至於化也

伊川先生

聖人之門夫子之門其徒三千徒弟三千人獨稱顏子為好學獨許顏淵以好學兩字夫詩書六藝夫詩書六藝之文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三千之徒非不習熟貫通然則轉語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顏子獨稱好學不知其所好何所學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為學將以求至聖人之道聖人可學而至歟所謂聖人可由學而至其地位耶曰然固可由學而至學之之道如何所以學為聖人之道又何如曰云天地儲精天地蘊精英之氣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人稟得金木水火土之秀氣於心為最虛其本也真而靜其本然之體真

實而凝靜其未發也（無所感觸發見於外）五性具焉（五常之性全具於中）曰仁義禮智信（愛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讓之理為禮知之理為智信則實有此理）形既生矣（人之生有此形質）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則耳目口鼻之形外觸於物則其心不能不動）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此心既動七情乃起）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惡曰欲）情既熾而益蕩（七情勝而愈蕩其中）其性鑿矣（五性鑿而非渾成之體矣）是故（轉語）覺者約其情（有知覺者則約其情之流）使合於中（使之不失之過）正其心（而後可以正吾之心）養其性（正其心而後可存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故言性其情所發皆理也）蓋愚者則不知制（下愚之人知制其情）不縱

其情而至於邪僻恣其所欲以至流於淫邪匪僻梏其性而亡之害其本性至於亡滅故曰情其性故云情其性所存皆欲也蓋凡學之道凡人為學之道正其心必先正其心使不偏養其性而已以存養此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此心不偏不倚以至天理充足此聖人事也君子之學君子之為學必先明諸心必先明了此心勿為物欲昏蔽知所往審其所適然後力行以求至而後勉力而行以至於道所謂自明而誠也蓋曰知覺以全此實理也故學必盡其心故為學當先至盡此心知識盡其心至得此心知識則知其性則明本心之理知其性明得本心之理反而誠之自反而無理之不實一聖人也此乃聖人地位故

洪範曰（書洪範篇云）思曰睿（思而至於無所不通）睿作聖（無所不通則為聖人）誠之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學聖人者也）在乎信道篤（在於篤於信道）信道篤（信之篤）則行之果（則行之也必果確）行之果（行之果確）則守之固（則守之也必堅固）仁義忠信（四者之理）不離乎心（全具於中）造次必於是（須刻之間亦必在此）顛沛必於是（顛倒之時亦必於此）出處語默必於是（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亦必於此）久而弗失（至於久焉猶且弗失）則居之安（順適而安）動容周旋中禮（舉動容貌周旋之間無不合禮）而邪辟之心（淫邪非僻之念）無自生矣（無自而起矣）故顏子所事（故顏回平日所從事者）則曰非禮勿視（則曰非禮不正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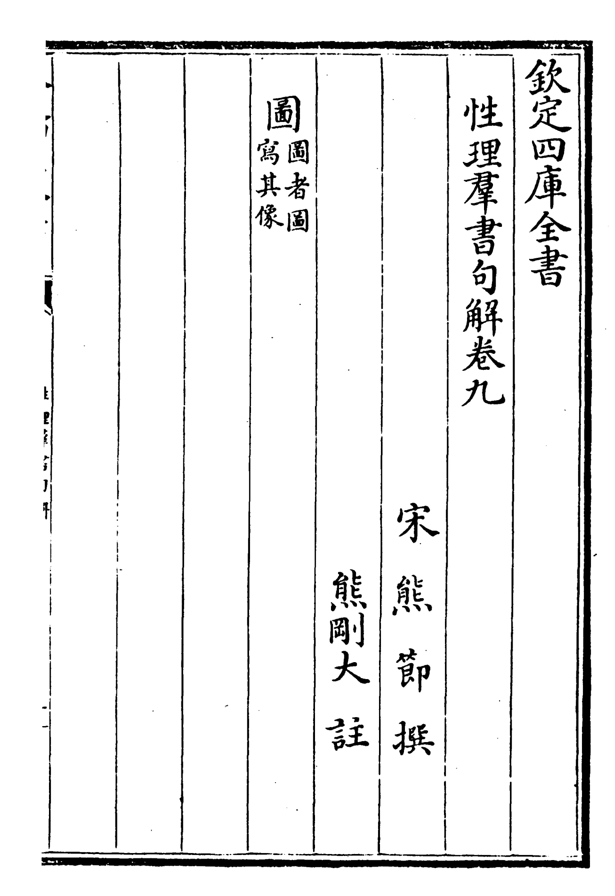
（目不之視）非禮勿聽（非禮不正之聲耳不之聽）非禮勿言（非禮不正之言口不之道）非禮勿動（非禮不正之動亦不妄動）仲尼稱之（夫子予之）則曰（乃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善則切切然服守於心胷之間而不敢失也）又曰（又言）不遷怒（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不貳過（過於前者不萌於再）有不善（或有不善）未嘗不知（未有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既知之不復行之）此其好之篤（此其好之之深）學之之道也（學為聖人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四者無不中禮）所異於聖人者（所以與聖人微有間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聖人無所思而自得）不勉而中（無所勉而自中）從容中道（雍容不迫自然造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顏回則必待有所思而後造道）必勉而後中（必待有所勉而後中道）故曰（故云）顏子之與聖人（顏子之視孔子）相去一息（相去一間）孟子曰（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至理充實於內而光輝發見於外謂之大）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則無迹可指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矣又極而至於妙不可知則謂之神）可顏子之德（顏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可謂至理充實而光輝發見矣）所未至者（所以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固執之者也）非化之也（未至於聖人無迹之妙）以其好學之心（但即其好學不倦之心）假之以年（若更與之壽考）則不日而化矣（不待歲月之久渾然無迹矣）故仲尼

曰所以夫子云不幸短命死矣惜其天年不永為不幸也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蓋惜其不得至於聖人之地位所謂化之者所謂化之云者入於神而自然造於神妙之地皆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待思而自得不勉而中之謂也不待勉而自中孔子曰夫子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七十歲從吾心之所欲不踰矩是也自不過於規矩法度之外或曰或人有云聖人生而知之者也聖人生而知此理者也今謂可學而至今言可由學而至其有稽乎其有所攷究乎曰然云如此孟子曰孟子有云堯舜性之也堯舜乃天性之自然湯武反之也湯武以修為而得性之者天性之自然生而知之者也生而

知此理者也反之者修為而得學而知之者也由學而知此理者也又曰又云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夫子乃生而知此理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此理者也後人不達後來之人不悟以謂聖本生知聖人本生而知之非學可至非由學而可至其地位而為學之道遂失而為學之道遂廢失不求諸己不反而求於身而求諸外惘然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以博學於文強記其語巧為文章飾以葩藻為能榮華其言夸耀於言語間鮮有至於道者言辭雖好神鑒已昏少有求至於聖人之道者則今之學則今之世有敏於好學者與顏子所好異矣其比顏子之學不同而所好亦異矣嗟哉

性理羣書句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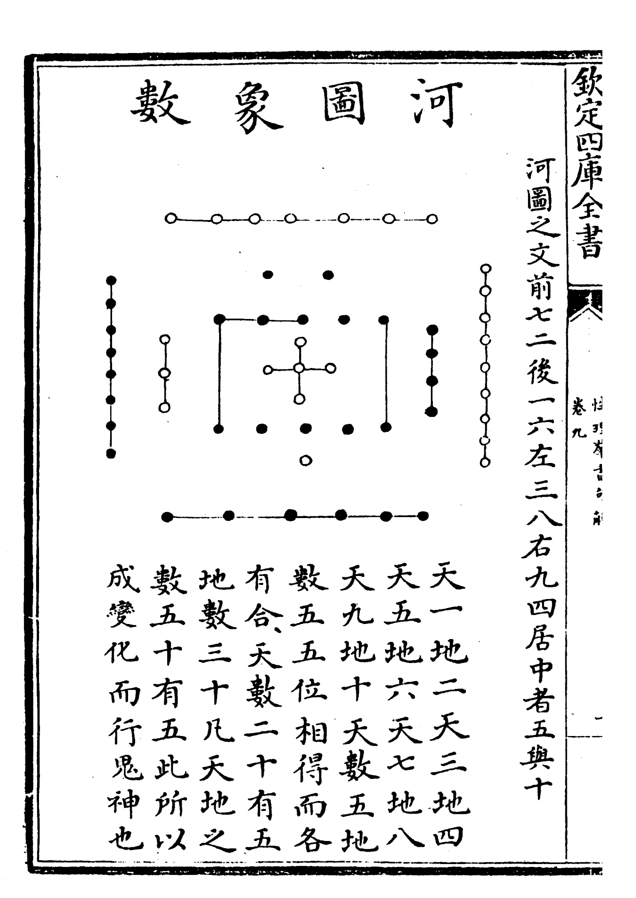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圖

圖者圖寫其像

河圖象數



河圖之文前七二後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五與十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範數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證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一地二天數一地數二天三地四天數三地數四天五地六天數五地數六天七地八天數七地數八天九地十天數九地數十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天地之數各有五位皆自相得而各有合又各有相合處天數二十有五以一三五七九合而算之則二十五數也地數三十以二四六八十合而算之則三十數也凡天地之數合天數地數五十有五以二十五合三十則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能成天地之變化而行其妙用也此以上係夫子繫易之辭文公引之自此以下乃文公解說此一節此一段夫子所以發明河

圖之數也孔子發河圖之秘而言之天地之間天高地下之中一氣而已只是一流行之氣分而為二散而二則為陰陽則為一陰一陽五行造化金木水火土之造作變化萬物終始萬物之有終有始無不管於是焉莫不皆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河圖數法之位序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一數與六數共類位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二數與七數同侶位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三數與八數同其道位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四數與九數為儔位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數與十數虛而不用相守位乎中蓋其所以為

數者蓋合計其所謂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不越乎各一陰陽一奇一耦一奇數一耦數以兩其五行而已有在天五行之象有在地五行之形則是兩其五行也所謂天者所言天者陽之輕清而居乎上者也以陽氣輕清而位乎上所謂地者所言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以陰氣重濁而居乎下陽數奇凡陽之數皆單奇一三五七九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皆屬乎天莫不屬乎天之陽所謂天數五也是謂天數五也陰數耦凡陰之數皆雙耦故二四六八十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皆屬乎地莫不屬乎地之陰所謂地數五也是謂地數五也

天數地數天之數地之數各以其類而相求各各以類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是言天數五地數五各自相得者如此天以一生水天之數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六數與天之數合而成之天一地以二生火地之數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七數與地二之數合而成之天以三生木天之數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之數八與三並居於左以成之地以四生金地之數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之數九與四並居于右以成之天以五生土天之數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地之數十與五並居於中以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

者也此又是天地之數各自相合者如此積五奇之數積一三五十九之數而為二十五合之則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積二四六八十之數合之則三十合是二者又合二十五及三十數而為五十有五共成五十五數此河圖之全數此河圖所謂全數如此皆夫子之意莫非孔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亦諸儒之議論也以上係專說河圖自此以下互說圖書至於洛書及至洛書之大則雖夫子所未言雖是孔子未說劉歆所謂相經緯表裏者可知矣漢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經緯相表裏以此說觀之亦可知矣或曰或人謂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不同何也河圖

之位與數與洛書之位與數不同如何曰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河圖以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五者皆生數也統五成數統六七八九十之成數而同處一方生數成數共在一方蓋揭其全以示人揭是數之大全以示乎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而言常數之本體洛書以五奇數以中央四方之五奇數統四耦數統四隅之四耦數而各居其所各居一位蓋主於陽以統陰蓋主於奇數之陽以統夫耦數之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而開其變數之大用曰或人謂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問圖書並以五居中如何曰朱子言凡數之始凡數之初一陰一

陽而已矣皆本於一陰一陽陽之象圓陽主於動則其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圓物徑一度環而圍之則有三度陰之象方陰主於靜則其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方物徑量一度圍而量之則有四度圍三者以一為一圍三者陽也以一畫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三其一畫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圍四者陰也以二畫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兩其一畫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其陽之一畫故曰參天兩其陰之一畫故曰兩地三二之合三天數與地二數相合則為五矣則共成五數此河圖洛書之數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

也並以五位乎中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河圖以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五者皆生數也河圖以此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中央虛五之數不用者亦具五生數之象不特合中央四方而論見其生數只論中央亦自有五生數其下一點下面一點天一之象也即天一生水之象其上一點上面一點地二之象也即地二生火之象其左一點左邊一點天三之象也即天三生木之象其右一點右邊一點地四之象也即地四生金之象其中一點中央一點天五之象也即天五生土之象洛書以奇數為主洛書中央四方之五奇數為主故其中之

所以五者（故其中虛五之數不用者亦自具五奇數詳味下面亦字可見）其下一點（下面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即天一之象蓋洛書之一數居下）其左一點（左邊一點）亦天三之象（即天三之象蓋書之三數居左）其中一點（中央）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即天五之象蓋書之五數居中）其右一點（右邊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即天七之象蓋書之七數居右）其上一點（上面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即天九之象蓋書之九數在上）其數與位（河圖洛書之數與其位序）皆三同而二異（天一天三天五三位與數皆同只有上一點圖為地二書則天九右一點圖為地四書則天七此二位與數俱異）蓋陽不可易（一三五乃陽數也圖

書俱不易其序位而陰可易二四乃陰也河圖位序如此而洛書易之成數雖陽生數本為陽成數本為陰以成數對生數而論成數雖有屬陽者固亦生之陰也亦不過為生數中之陰而已曰或人謂中央之五中央五數既為五數之象矣既自有五數之象然則轉語辭其為數也奈何其所以為數是如何曰朱子言以數言之即其數言則通乎一圖則通一圖之內外由內及外自內而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各各有所積之實數可計算也然河圖之一二三四河圖一數二數三數四數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五居於中一二三四環列各居一方在五數之外而

六七八九十者而六數七數八數九數十數者又各因五以得數無非因此五而得數故一得五則為六而居于下二得五則為七而居于上三得五則為八居于左四得五則為九居于右十得五則為十五居于中以附于其生數之外處于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生數之外而為六七八九十之成數洛書之一三七九洛書之一數三數七數九數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五居中一三七九環列各居一方在五數之外而二四六八者而二數四數六數八數又各因其類各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以處于一三七九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虛中五數為主而外者為客外列五數之旁則為客正者為君

居中得正有君之象而側者為臣側處四旁有臣之象亦各有條而不紊也各有條理不容紊亂曰或人言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多少不一何如曰朱子云河圖主全河圖之數主於全故極于十十為數之全故河圖之數極于十而止而奇耦之位均自中而及四旁每位各各一奇一耦而均一矣論其積實論其所積之實則耦贏而奇乏也偶數滿而奇數不足蓋陽數二十五陰數三十也贏音盈洛書主變洛書之數主乎變故極于九九為陽究陽究者必變故洛書之數終于九而其位與實而其位序與其積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奇數滿而耦數不足蓋陽數二十五陰數三十也必皆虛其中也必各虛其中河圖虛五洛書虛五

然後陰陽之數（而後陰與陽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則陰數二十陽數亦二十均平而無所偏）曰（或人曰）其序之不同何也（其位序之不同是如何）曰（朱子云）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河圖即生出次第而言）則始下（初則生下）次上（第二則生上）次左（第三生左）次右（第四生右）以復于中（再歸于中）而又始于下也（又自下始）以運行之次言之（即運行次第而言）則始東（初自東屬木）次南（第二則至南木生火也）次中（第三則至中火生土也）次西（第四則至西土生金也）次北（第五則至北金生水也）左旋一周（左運一轉）而又始於東也（又自東始是水生木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其相生之數在中者）則陽居下左（一居

下三居左皆陽數也而陰居上右也一居上四居右皆陰數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其相成之數在外者則陰居下左六居下八居左皆陰數也而陽居上右也七居上九居右皆陽數也洛書之次洛書之次第其陽數則首北一陽數之始居北次東三陽次居東次中五陽數居中次西七陽數居西次南九陽數居南其陰數則首西南二陰數之始居西南次東南四陰數居東南次西北六陰數居西北次東北也八陰數居東北合而言之又合而言則首北一居北故始北次西南二居西南故次西南次東三居東故次東次東南四居東南故次東南次中五居中故次中次西北六居西北故次西北次東北七居東北故次東北而究於南

九居南故終於南其運行其運行之序則水克火由北而南北屬水南屬火是水克火火克金由南而西西屬金是火克金金克木由西而東東屬木是金克木木克土由東而中中屬土是木克土右旋一周右運一轉而土復克水也則由中而北又是土克水是亦各有說矣各各皆有意義曰或人言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河圖洛書七八九六之數不同如何曰朱子云河圖六七八九河圖六七八九之數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既處於在內一二三四五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八少陰六老陰七少陽九老陽自一而五為進自六而八為退陽數五為饒陰數四為乏其九者九數河圖生數一三五之積也合生數一三五積而

計之其數居九故自北而東自北之一數至東之五數自東而西又得中之五而位於西而為九以成於四之外在右邊四數之外而為成數其六者河圖六數生數二四之積也合生數二四積而計之其數凡六故自南而西自南之二數至西之四數自西而北合為六數而位乎北以成於一之外處於下方一數之外而為成數而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七為少陽位於南自西而南乃老陽之變而少者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八為少陰位於東自北而東乃老陰之變而少者此又陰陽老少此又老陰少陰老陽少陽互藏其宅之變也交互藏其所居之變洛書之縱橫十五洛書直數橫數各十有五而七八九六七八九六之數迭為

消長〔互消互長〕虛五分十〔虛中間五數下用縱橫各分為十數〕一含九〔下一上九〕二含八〔西南一東北八〕三含七〔左三右七〕四含六〔東南四西北六〕參伍錯綜〔縱相參伍橫相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無所往不合十數〕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此變化無窮盡所以至妙〕曰〔或言〕人聖人之則之也奈何〔伏羲則河圖畫易禹則洛書以蓍範是如何〕曰〔言〕朱子則河圖者虛其中〔法河圖則當明其虛數〕則洛書者摠其實也〔法洛書則皆摠其實用〕河圖之虛五與十者〔河圖虛其中五與十之數〕太極也〔是為太極〕奇數二十〔除虛五之外合一三七九而計之數之奇者二十〕耦數二十者〔除虛十之外合二四六八而計之數之耦者二十〕

兩儀也奇為陽耦為陰是即太極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以在內一二三四之生數為六七八九者合在外六七八九之成數四象也即兩儀生四象析四方之合分四方之相合以為乾坤離坎乾居南坤居北離居東坎居西補四隅之空補四方之角隅空處以為兊震巽艮者兊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八卦也即四象生八卦洛書之實洛書實用其一為五行一數則為次一五行其二為五事二數則為次二五事其三為八政三數則為次三八政其四為五紀四數則為次四五紀其五為皇極五數則為次五皇極其六為三德六數則為次六三德其七為稽疑七數則為次七稽疑其八為庶徵八數則為念用庶徵其九為

福極九數則為五福六極其位與數其位次與數尤曉然也愈見分曉曰或人言洛書而虛其中五洛書虛其中與五數則亦太極也亦是太極奇耦各居二十奇數凡四耦數凡四除虛中數外奇則一三七九其數二十耦則二四六八其數二十則亦兩儀也亦是兩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之數含九八七六含九八七六之數縱橫十五直數橫數皆十五數而互為七八九六七則少陽八則少陰九則老陽六則老陰亦四象也亦是兩儀生四象四方之正四方相對之正以為乾坤坎離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隅之偏四方之用空處以為兌震巽艮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則亦八卦也亦是四象生八卦河圖之一六為

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故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言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言三八為木四九為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言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言五十為土則因洪範之五行河圖水火木金土生成之數是即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河圖五十五之數又九疇之子目也即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之目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則洛書亦可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而河圖亦可為範又安知圖之不為書又何以知圖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書不為圖耶曰朱子言是其時雖有後先河圖出於羲洛書出於禹其時有后先不同數雖有多

寡（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雖若多少不一）然其為理（但於道理則一而已亦只一般）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然易之書是伏羲先得此圖而成）而初無待乎書（初不必待夫洛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洪範之篇是大禹獨得洛書而著此疇）而未必追考乎圖耳（又未必追攷河圖）且以河圖而虛十（若即河圖五十五數而虛其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便是洛書四十五數）虛五（若只就河圖五十五數而虛其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則又是大衍五十之數）積五與十（積五數與十數）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又是洛書直數橫數十五之數）以五乘十（以五數乘十數）以十乘五（以十數乘五數）則又皆

大衍之數也又是大衍五十之數洛書之五洛書五數又自含五又自含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數則得十合之為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又可通作大衍五十之數積五與十即五與十則得十五合為五數十而通為河圖之數矣又可通作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苟明乎此苟能察是則橫斜曲直或橫或斜或曲或直無所不通彼此無所不通河圖洛書圖之與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何嘗有先后之殊彼此之異哉

性理羣書句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夏雲霄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

宋 熊節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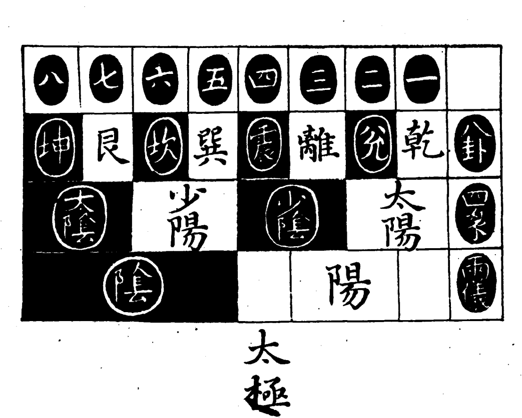
熊剛大 註

圖

先天圖 此圖明陰陽自然相生之象

康節先生

伏羲八卦次序



伏羲八卦方位

南

乾一

巽五

兌二

坎六

東

太極

西

離三

艮七

震四

坤八

北

伏羲六十

六十四卦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三十二卦																																
十六卦																																
八卦	乾																離															
四象	太陽																															
兩儀	陽																															

四卦次序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艮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巽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少陽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伏羲六十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東

四卦方位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無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西

北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陽

午　乾　已　卯　南

夏至午中

月窟

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故知來者逆

太極

右轉

天根

北

陰

子　坤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陰在南

東南　西南

否　坤

咸　艮

未濟　坎

恒　巽

震　益

離　既濟

兌　損

乾　泰

東北　西北

陽在北

邵子曰邵堯夫言大傳云易係辭曰天地定位乾為天坤為地其位既定山澤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氣交通雷風相薄震為雷巽為風二者相附水火不相射坎為水離為火二者不相入射音亦八卦相錯合此八卦更相錯雜數往者順已往之卦則以順數之即圓圖左旋自震而至乾也知來者逆方來之卦則以逆數之即圓圖右轉自巽至坤也是故轉語易逆數也作易以逆推來事此一節明伏羲八卦此一段言伏羲先天八卦蓋乾南坤北乾居南坤居北離東坎西離居東坎居西震東北震居東北方兌東南兌居東南方巽西南巽居西南方艮西北艮居西北方八卦相錯者八卦相交錯者明交相錯而為六十四明其交相錯雜

而成六十四卦自震至乾為順自震卦至乾卦為順數自巽至坤為逆自巽卦至坤卦則為逆數數往者順推數已往者順若順天而行猶順天道而行是左旋也是自左而旋皆已生之卦也皆是已生出之卦故云數往故曰數之於往猶自今日而追往日也知來者逆知方來者逆若逆天而行猶逆天道而行是右行也是自右而行皆未生之卦也皆是未生出之卦故云知來也故曰知之於來猶自今日而逆數來日也夫易之數先天易數由逆而成矣自逆數而六十四卦方備此一節直解圖意此一段直解先天六十四卦圖大意固當推之固當推而明之太極既分太極之理分剖太極即圖中樣白處是兩儀立矣圖中

生出生第一爻左一奇數為陽右一耦數為陰此即一分而二太極生兩儀也**陽上交於陰**又自第一爻生第二爻左一奇數之陽進而上交右一耦數之陰**陰下交於陽**右一耦數之陰極而下交左一奇數之陽**而四象生矣**左邊第二爻一耦為陰一奇為陽右邊第二爻一奇為剛一耦為柔是即二分而四兩儀生四象也**陽交於陰**又自第二爻生第三爻左邊第二爻一奇之陽交一耦之陰**陰交於陽**一耦之陰而交一奇之陽**而生天之四象**第三爻左邊之奇耦者凡四乾一兌二離三震四是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天之四象也**剛交於柔**左邊第二爻之剛畫交於柔畫**柔交於剛**又以柔畫交於剛畫**而生地之四象**第三爻右邊之一奇一耦者凡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為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地之四象也**八卦相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八者交相錯雜而為六十四卦而後萬物生焉而後萬物自此生焉是即一分為二此便是太極分為兩儀二分為四兩儀分為四象四分為八四象分為八卦八分為十六八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十六之上各分一奇一耦而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三十二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正如木根上有幹幹之有枝幹之上又有枝愈大則愈小根本愈大枝幹愈小愈細則愈繁條幹愈細枝葉愈多此只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也是故轉語辭乾以分之陽到乾六陽之極又將分為陰坤以翕之陰到坤六陰已極翕合將闢為陽震以長之復為震宮初卦陽於此方長長

上聲巽以消之姤乃巽宫初卦陽於此始消長則分陽長方始有必分之理消則翕也陰消方始有必翕之理迨翕盡而為純坤及到陰氣翕斂已盡而為六陰之坤又非靜了便動且不是翕盡而為坤靜了又便動而為陽此又有所謂太極在一靜一動之間坤陰方靜復陽未動中間乃本體之靜為太極一動一靜靜而為坤動而為復天地人之至妙在天地則為陰極陽生在人則為靜極復動豈不妙哉一動一靜之間此正所謂非動非靜在動靜之間蓋於是時坤陰收斂已盡復陽包含未露坤復之中乃是本然之靜不與動對而為動靜之根本邵子以為坤復間太極朱子以為无極是也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上已言天地人之至妙此又以至妙至妙言之所以見其妙之至極不可得而

形容也故又云所以又言無極之前太極未有形象之先陰含陽也此時純陰靜然已包得陽動在其中有象之後既有形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動而闢陰分兩矣陰為陽之母此言復生於坤故坤陰為復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此言姤生於乾故乾陽為姤生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坤復二卦相並於下坤六陰極而復一陽生故有母孕長男之象父生長女而為姤乾姤二卦相並於上乾六陽極而姤一陰生故有父生長女之象是以陽始於復陽生自復卦始而陰起於姤也陰生自姤卦始蓋嘗有詩曰蓋嘗即此而詠之於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耳總目明又為男子一身洪鈞賦予未為貧天道賦予萬善具足不為全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指姤

卦言月陰也窟指一陰生處姤卦居於先天圖之上故言手探人物生生於天地間人陽物陰方知物猶言始知其為陰也 未躡天根豈識人 指復卦言天陽也根指一陽生處復居先天圖之下故言足躡豈識人猶言不知其為陽也 乾遇巽時觀月窟 乾與巽相值於此可觀月窟之妙 地逢雷處看天根 坤地也震雷也坤與震相值於此可見天根之妙 天根月窟閑來往 姤復二卦循環無窮皆太極之妙 三十六宮都是春 三十六宮即八卦之數言也乾一則二宮兌二則三宮離三則六宮震四則十宮巽五則十五宮坎六則二十二宮艮十則二十八宮坤八則三十六宮一陽既復運行於三十六宮莫非春意 是以圓圖言也 此詩以先天圓圖而言 若夫方圖 如彼中樣方圖 造化尤妙 造化之理愈妙 又嘗有詩曰

曾有詩云天地定位乾居西北角對坤居東南角故云天地定位也否泰反類地天泰居東北角對天地否居西南角其道相反故云反類山澤通氣艮為山次於坤兌為澤次於乾相對而立故云通氣損咸見義山下有澤為損次於泰山上有澤為咸次於否又與艮兌相對並居四方兩交股處其義昭然可見雷風相薄震為雷巽為風居中央正交股處近而相迫恒益起意雷風為恒風雷為益對居震巽之旁以發其意水火相射坎為水次艮離為火次兌相射而立射音亦既濟未濟水火則為既濟次於咸火水則為未濟次於損與離坎二卦相對為四象相交四卦象相交謂如正為乾坤變為否泰正為艮兌變為損咸正為震巽變為恒益正為坎離變為既濟未濟各四卦各成十六事合而言之則各四卦成此十六卦八卦相盪八卦更相推盪為

六十四乃成六十四卦又合圓圖方圖而並論若又合方圓二圖並言圓圖其陽在南圓象天即天而論則東南陽氣之所升故陽在南其陰在北北乃陰氣嚴凝之地故陰在此方圖其陽在北方象地即地而論則東南雖陽氣之所升而輝光所照常在乎北故陽在北其陰在南推其陽在北則東南陽升之方却背乎陽故陰在南此尤造化之妙處此愈見造化之至妙至妙者也圖雖無文先天之圖雖無文字可見吾終日言我盡日所言未嘗離乎是不曾舍此蓋天地萬物之理蓋天地萬物消息盈虛之理盡在其中矣盡在此圖之中矣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一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圖

太極圖　此圖明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化生男女萬物聖人則為民物之主焉

濂溪先生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朱子曰文公云○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是所言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所以為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本然之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然又不能出乎陰陽之外即陰陽而指其本體就陰陽中推出本然之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

耳不外陰陽而為言也◉陰動陽靜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

也此即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中○太極者其本體也中樣小圈是即太極

之本體☾陽動者陽之動也陽動即所謂動而陽○太極之用所以

行也動者為用故為太極之用行☽陰靜者陰之靜也陰靜即所謂靜而陰○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為體故為太極之體立☽陰中之陽者☾陽動之

根也乃陽動之所由以生也☾陽中之陰者☽陰靜之根也乃陰靜之所由以生

也水火土金木五行此陽變陰合是陰陽動靜變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也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陽變者陽之變也陽變者陽之變動也〳陰合

者陰之合也陰合者陰之凝合也水陰盛故居右左陽右陰水乃陰之盛故居於右之上火陽盛故居左火乃陽之盛故居於左之上木陽稺故次火木陽之少故次於火金陰稺故次水金陰之少故次於水土冲氣故居中土為中氣故居中央而水火之⋀根陰根陽交系於上而水火之交相系屬於左右之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為陰根于陽動火為陽根于陰靜水而木由水而木木而火由木而火火而土由火而土土而金由土而金金而復水由金而又水如環無端如環之轉初無端倪五氣布是五行之氣順布四時行也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四時以行

○太極

◎陰靜陽動

水火土金木五行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運只一陰陽之理五殊二實其名則有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殊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無餘欠也既無有餘又無不足陰陽一太極陰陽之運又只是太極之理精粗本末太極為精陰陽為粗太極為本五行為末無彼此也同是一理無彼此之間太極本無極太極之理本無形狀上天之載即上天之道無聲臭也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五行之生五行既生各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溼金柔木剛土實之類氣殊質異其氣既殊其質亦異各一其〇極各具一太極無假借也自然而然非有所相假借真精妙合此無極二五此無極之理二氣五行之精所以妙合

而無間也所以妙於凝合無間斷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男坤女乾屬陽父道也故成男坤屬陰母道也故成女以氣化者言也以氣之變化不可見者言各一其性乾健坤順故男剛女柔各具一性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為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化生萬物化生天下萬物化化生生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形以形之變化可見者言各一其性飛潛動植性各一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是萬物各一太極○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只有生而為人得其秀而最靈稟二氣五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則所謂人○極者則凡所言人之極於是乎在矣於此乎在蓋人心是即太極然形但人之形質

◐陰之為也凝合一定者陰之所為神人之精神◑陽之發也運用不息者陽之發達五性五常之性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水火土木金五行之德也是即稟五行之理以為性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土神則信五者之德蓋無不善善惡天地之道陽貴陰賤善惡猶言貴賤也男女之分也陽而貴者為男陰而賤者為女男女之所由分也萬事事有萬變萬物之象也是萬物形著之象此天下之動此凡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所以紛擾錯雜而吉凶悔吝吉者動之善凶者吉之反悔者吉之未成吝者凶之未成所由以生也自此而生惟聖人者於此有聖人又得夫秀之精一又有得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

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自有以全乎是極之全體大用是以一動一靜所以或動或靜各臻其極各詣至理之極而天下之故天下之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通之於此心凝寂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中為禮曰禮曰仁感也禮屬夏仁屬春造化流行發育之象乃感之事所謂○陽也是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用即太極之用行正也義也正為智曰智曰義寂也正屬冬義屬秋造化孳斂收藏之時乃寂之事所謂○陰也是謂陰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為體即太陰之體立中正仁義禮智仁義渾然全體乃渾淪全具之本體而靜者常為主焉靜者常為

主於中則人○極於是乎立則人之道自此而立而○太極◎陰陽

水火土金木天地日月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鬼神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

有所不能違矣自不能違乎此君子之戒謹恐懼君子於事常戒謹心

常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所以修此道而吉吉以得福言也小人之放

僻邪侈小人放縱非僻淫邪驕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所以違悖此道而凶凶以

取禍言也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各一○極也各一太極陽也剛也

仁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陽之氣剛之質仁之理所謂◎陽也是所

言陽也物之始也萬物之所資以始者陰也柔也義也陰之氣柔之質義之

理所謂⚋陰也是所言陰也物之終也萬物之所資以成者此所謂易也是所謂易而三極之道立焉而天地人三才之道賴此以立實則一○太極也其分雖有三者之殊實則同一太極故曰故言易有太極變易之中有至極之理◎陰陽之謂也陰陽之中指出本體而言者也無極而太極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太極動而生陽太極之有動靜即天命之流行故方其動也則為陽故曰生陽動極而靜動之極而復靜靜而生陰及其靜也則為陰故曰生陰靜極復動靜之極又復動一動一靜曰動曰靜互為其根靜極則為動之根動極則為靜之根交互為根運行不息分陰分陽靜則陰之體立而陰以分動則

陽之用行而陽以分**兩儀立焉**於是乎兩儀體立定分不可移矣兩儀此一一是也

陽變陰合追夫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而生水火木金土**陽變交陰則生水金水陰也金亦陰也陰合於陽則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居中而旺於四者**五氣順布**自是五行之氣順序而布**四時行焉**木行於春萬物以生火行於夏萬物以齊金行於秋萬物以遂水行於冬萬物以藏土則交旺於四時而四時行矣

五行一陰陽也然推而上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外乎陰陽**陰陽一太極也**陰陽異分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太極本無極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不離乎性之本體**五行之生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金木水火土五者之生**各一**

其性質具於地氣行於天隨其所稟燥溼剛柔不同故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無極之真性無不在故無極之理真而無妄二五之精陰陽五行之氣精而不二妙合而凝有是理方有是氣有是氣則載是理故理與氣混融無間是所謂妙合而凝者乾道成男然又各以其類陽而健者成男則乾父之道坤道成女陰而順者成女則坤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定而生者也二氣交感陰陽二氣凝聚成形形交氣感化生萬物遂以形化而生人若物萬物生生人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而變化之道始無窮盡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故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而其心為最靈

所謂天地之性也**形既生矣**及形體已具**神發知矣**神氣之發心知之啟**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五常之性感物而動陽善陰惡各以類分是又有生之後氣質之性矣**萬事出矣**故五性之殊散為萬事皆出於此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中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便是中智屬正先儒皆以正訓之性正則知得是是非非確然不易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莫不有以全夫太極動靜之德而無所虧凡天下之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周子此言中正仁義通書又言仁義中正中正居先者聖人以此而定人即禮先樂後之意自明而誠者事也仁義居先者聖人與太極合德渾然本性之妙自誠而明者事也**而**

主靜然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於靜靜即太極之本體主乎是則能無欲推之酬酢事物之變而能一天下之動矣立人極焉人之道豈不賴此有立乎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與日月合其明與日月合明是其智哲昭融即陰陽之昭著中庸所謂如日月之代明是也與四時合其序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中庸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而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先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則闔此以定夫人豈非斯民所賴以宗主於我耶

君子修之吉君子而未至於聖人地位惟修此道所以為善小人悖之凶小人不知而或悖此道所以為凶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耳

故曰故言立天之道天道之所以立曰陰與陽曰陰曰陽以氣言也蓋行於天者二氣迭運故以陰陽言立地之道地道之所以立曰柔與剛曰柔曰剛以質言也蓋具於地者體質可見故以柔剛言立人之道人道之所以立曰仁與義曰仁曰義以理言也蓋具於心者實理全備故以仁義言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

又曰又言原始反終推原其始復反其終故知死生之說原始則知生之說反終則知死之說可以觀變化不窮之妙矣

大哉易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斯其至矣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二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書

正蒙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司正之也此書係依文公採入近思録者及聘君覺軒蔡

府教編入傳道精語者合而為一

橫渠先生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太和即陰陽之氣也一陰一陽所以運行者謂之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其中涵具二氣陽浮而陰沈陽升而陰降陽動而陰靜交相感應之性是生絪縕相盪絪縕陰陽合氣也由是而生一往一來交相摩盪勝負屈伸之始陽升則陰負陽伸則陰屈自此始也其來也幾微易簡其初則生於眇綿之間未形未著故曰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究其極也則流動充滿堅實凝固起知於易者乾乎知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自無所難故易易去聲效法於簡者坤乎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法乎乾成物不勞餘力故簡散殊而可象者為氣二氣發生散為萬殊有形象而可見者氣之生育者也清通而不可象者為神其清明正通運行於

上無象可見神妙不測氣之精粹者也不如野馬絪緼野馬遊氣也自非如遊氣之紛擾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中出者不足謂之太和不可言太和之絪緼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論道者知乎是則可識陰陽之謂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學易者見乎是則為見陰陽之謂易不如是不若此雖有周公才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其智不足稱也已不能知此見此安得謂之聰明聖智者乎

太虛無形空虛之中初無形體氣之本體乃氣化本然之體段其聚其散或聚或凝消散變化之客形爾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客形言此形質後來方有一氣之初本無是也至靜無感寂然不動性之淵源乃是性稟之本原有識有知有識慮有

知覺物交之客感爾與物交接其感生焉客感言此感動後來方有一性之初本無是也客感客形變化而為客形物交而為客感與無感無形與初然無所感無所形惟盡性者能一之惟聖人全盡此心之理則能合天人而為一也

太虛不能無氣空虛亭毒之表惟有此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此氣不能不凝聚而生萬物此自無而有也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萬物不能常聚又復消散於無何有之鄉而為太虛此自有而復歸於無也循是出入者從此氣之出而發生者從此氣之入而消亡者皆不得已而然也皆氣使之然不得不然者也然則轉語辭聖人盡道其間聖人全盡其道位天地之中兼體而不累兼有無二體而

不累於一偏者存神其至矣必其所存者神妙極其至而後能也諳彼語寂滅者彼談說空寂絕滅如佛老之徒者往而不返則知往而無不知返於有徇生執有者以生為生執滯有迹如世人之為者物而不化則泥物之有而不知化於無二者雖有間矣徇生執有者猶人道之不能無視寂滅者雖有界矣間去聲以言乎失道則均焉斷之以不知理氣之大本大原其實一而已

氣坱然太虛陰陽二氣氤氳於太空之中坱暗上聲升降飛揚上騰下降運轉流動未嘗止息無時不然虛實動靜之機陽動而生故虛陰靜而成故實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之始陽主健故剛陰主順故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浮而上

者陽之清陽氣輕清而上浮指天而言降而下者陰之濁陰氣重濁而下降指地而言其感遇聚結感者氣之通遇者氣之合聚結氣之凝聚而成形也為風雨為風雨為霜雪為霜為雪皆二氣感遇而成山川之融結以至山峙川流皆此氣之融結糟粕煨燼渣滓微細亦此氣之成就無非教也此句總結上文自風雨以下煨燼以上言陰陽二氣無大無小無精無粗皆至理之所寓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自輕清而上浮極空極遠者而言於是有天之稱由氣化有道之名自二氣變化生生不息者而言於是有道之稱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太虛與氣化付予於人者而言於是有性之稱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者心之理知

覺心之靈合而言之於是有心之稱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氣之至而伸者為神氣之反而屈者為鬼良能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

兩不立兩指陰陽兩之用不立則一不可見則一之體不可得而見一指太極不可見言太極隱於無也一不可見太極之體既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則陰陽之用亦止息矣

兩體者陰陽之二體虛實也陽生故虛陰成故實動靜也陽虛故動陰翕故靜聚散也陽發散陰凝聚清濁也陽輕清陰重濁其究一而已究其極二氣之運只二氣之往來氣之長則為陽氣之消則為陰也

游氣紛擾〔氣游行於天地間紛擾不齊〕合而成質者〔合聚而凝成形質〕生人物之萬殊〔則人物萬殊所以生也〕其陰陽兩端〔陰陽二氣〕循環不已者〔推移不窮如環之轉〕立天地之大義〔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日之出為晝日之沒為夜一晝一夜乃天運之一小周息也〕寒暑者天之晝夜乎〔春而夏為暑秋而冬為寒一寒一暑乃天運之一大晝夜也〕天地春秋分而氣易〔天道之運春陽秋陰氣於此而變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如人醒睡之間魂與魄交〕魂交成夢〔魂交於魄遂成夢寐〕百感紛紜〔夢寐之中百般感遇〕

紛擾不定對寤而言對覺而言一身之晝夜也睡則為夜覺則為晝是即一身之晝夜氣交為春氣之交感於時為春萬物揉錯萬物流形生生化化揉雜不齊對秋而言至秋則斂華就實天之晝夜也春而生則是天之晝也秋而成則是天之夜也氣本之虛陰陽二氣其初皆本於太虛湛本無形湛然寂然未有形體感而生則聚而有象交感而生物則凝聚成形而有象有象斯有對既有形象必有對待對必反其為有對待必相反雌之與雄其類不同如晝之於夜也有反必有仇相反必為仇敵仇必和而解仇必以和諧而解故愛惡之情以是知在人為愛惡之情惡去聲同出於太虛皆出於太虛之氣卒歸於物慾其終也歸於物慾倏而

生倏然而生長忽然而成就忽然而成就不容有毫髮之間不容有毫髮之間斷間去聲其神矣夫感應之速其神妙有如此夫

造物所成人物並生皆大造變化之所成就無一物相肖者一物各具一體無有相肖似者以是知萬物雖多以此知物雖萬殊其實一物其實一本無無陰陽者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以此知得天地中間變變化化只是陰陽不過二者而已

萬物形色萬殊之類自形自色神之糟粕不過上天神化之粗迹性與天道云者人所稟受為性所從稟受為大道易而已矣皆一陰一陽變易而為繼善成性之妙

心所以萬殊者人心之大靈應萬事感外物為不一也皆感物而動所以有百千變之天大無外天大而無不包其為感者其所以感應者絪縕二不一也端而已皆太和渾合自然而然也

參兩篇第二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陰陽之精陰陽之氣互藏其宅陰根陽陽根陰互居其所各得其所安各有定位日月之形日陽月陰麗於有形萬古不變萬古如此若陰陽之氣至如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如環之運此來彼往此往彼來聚散相盪或聚或散交相摩盪升降相求或升或降交相感應絪縕相揉也絪緼天地合氣交相揉雜蓋相兼

相制（相並而行相克而成）欲一之而不能（欲齊之而不可得）此其所以屈伸無方（此其或屈或伸了無方所）運行不息（運行天地無有止息）莫或使之（初非有以使之然也）不曰性命之理（氣非理不行有理以為之主）謂之何哉（又安能周流而不窮耶）

陰性凝聚（陰之性主於凝結而翕聚）陽性發散（陽之性主於發達而散布）陰聚之（然陰聚之極）陽必散之（陽氣必有以發散之）其勢均散（其勢同歸於散）陽為陰累（陽方發散陰又凝合以累之）則相持為雨而降（則二氣相挾為雨而下）陰為陽得（陰方凝聚陽得以鼓動之）則飄揚為雲而升（則飄飛奮揚為雲氣而起）故雲

物班布太虛者此所以雲氣分列於空中者陰為風驅歛而未散者也風屬陽皆陰氣為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凡陰氣凝聚故凡陰氣之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陽在陰中不能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則擊裂而出為雷之聲陽在外者不得入陽在陰外不能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則運轉不已為風之飄舍上聲其聚有遠近虛實是氣之聚或遠或近或虛或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氣之聚遠而實故雷風大且暴氣之聚近而虛故雷風小且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陰陽和合而解散則為霜為雪為雨為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陽不和合而解散則為平戾之氣為昏曀為陰霾陰常散緩陰氣常弛散而舒緩受交

於陽受陽氣之交合則風雨調風雨調順寒暑正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得其正矣

天道篇第三此篇論天道感通自然之理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天道不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無非至教不以言為教故無非至德為至聖人之動聖人與天為一致故於舉動之間無非至德無非至德之所形

夫何言哉又何事於聲色之末哉

天體物而不遺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个天理體之而無所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正猶事事是仁做出來體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禮儀經禮也三百言其多威儀三千威儀曲禮也三千言其多也無一物而非仁也禮文大小

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見者故無一物而非仁昊天曰明天道昭明及爾出王及爾出而有所往之方王音往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游衍衍寬縱之意及爾游而寬縱之地無一物之不體也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上天之載上天之道有感必通初無安排布置有所感則必能通聖人之為聖人所為之事得為而為之也初無勉強矯揉可以為則為

天不言而四時行天本無言四時順布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之道神妙無迹故推以化民無為而民自化誠於此此惟正心修身於上動於彼彼感動變自化於下神之道歟此聖人神化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天本無言四時運行確然不易信也）神不怒而威（神妙不惻赫赫在上匪怒而威）誠故信（天令推移真實无妄故能信）無私故威（天道生殺至公無私故威）運於無形者謂之道（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是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體則器而已矣不可以道言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運行於上鼓動萬物聖人雖擬天地而參諸身則有憂民之心天何憂焉）天道也（惟其不與聖人同憂此天道之自然也）聖不可知也（聖則不可測度）無心之妙（至於聖則博萬物而無心）非有心所及也（是豈容心計較者所可得而企及哉）天視聽以民（天之視聽皆因民之視聽）明威以民（天之顯顯可畏因民之顯顯可畏）

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詩言帝命書言天命其實一也主於民心而已焉皆本於民情而止耳

世人知道之自然衆人雖皆知道非可以勉強為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而所以不待勉強自然之本體則衆人由之而不知也

神化篇第四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神妙不測者天之德也化天道變化不窮者天之道德其體神妙者不可窺故為體道其用變化者尚可測故為用一於氣而已然天之為天皆一氣運行而已

虛明昭鑒清明洞澈昭晰鑒照神之明也此至神之明者也無遠近幽深

無遠無近無幽無深利用出入順於致用或出或入神之充塞無間也此神之無方充塞上下無間隔也間去聲

大可為也德之大者猶顔子具聖人之體尚可為也大而化大而至於化則造於不可知之域不可為也非至於聖者不能為也在熟而已亦在乎工夫純熟則自能從容而中矣易謂窮神知化神者妙萬物而無有迹易言窮神知化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德盛仁熟之致非聖人德盛仁熟不能至也非智力可強也又豈專尚智力所可勉強而得哉如顔子既竭吾才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正此是也

大而化之德大而化聖也不勉而大也是無所勉強其德自大不已而天

則與天一積而不已則不測而神矣聖人不可知之謂神

先後天而不違先天後天皆不違此理順至理以推行順天理而行知無不合也自無不合於天雖然轉語辭得聖人之任者任者能負荷聖人所當為之事伊尹是已有其德而當其事皆可勉而至亦可勉力以求至聖人之地猶不害於未化爾雖未至於化不害其為聖大哉聖矣德之大者近乎聖人化則位乎天德矣大而至於化則上達天德而為聖人矣

無我而後大我已私也能克夫己私則其德自大大成性而後聖德既大矣性焉安焉是謂聖也聖位天德聖人地位達天德不可致知謂神不可測度而知是之

謂神故神也者故神之為言聖而不可知即聖而不可測度之謂也

精義入神研精義理微妙入神事豫吾內事理素定於內求利吾外也則施於外者無不順知之功也利用安身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素利吾外所用既順於外致養吾內也則養於內者益以厚內外交養則知行並進窮神知化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養盛自至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勉之能強非思之所能得非勉之所能至強上聲故崇德而外故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則有所不容致其力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徇物喪心逐乎外物失其本心喪去聲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是人心為物慾所變移而天理滅亡存神過化所存者神妙不測所過化者去不留滯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不為物慾所累則能安性命之正者也敦厚而不化篤厚固守而不能變化有體而無用也能敦厚是有體不能變化是無用化而自失焉化而失其化之道徇物而喪己也乃化於物而失其己之善大德敦化德之大者所化者厚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仁為四端之首始條理事也知居四端之末終條理事也惟聖人集大成始終條理仁知之道盡聖人能事畢矣性性為能存神性性猶言盡性也能盡性而不失其性則胸中所存者皆神妙物物為

能過化物物猶言物各付物也能物物而不滯於物則所過者與之俱化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克去已私則脩身之道盡矣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所存者神然後能應事接物而妙於無迹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為鑄金之模範圍匡廓也天地之化無窮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使不過於中道過則溺於空過於中道則溺於空虛淪於靜淪於寂滅既不能有夫神既不能窮理以致其知又不能知夫化矣則不能盡性以知天命矣

動物篇第五

此篇說人物化生之妙

物之初生凡物之生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氣日至而進故滋長生息滋息

言生而就滿也物生既盈凡物之生自壯而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氣日反而退故游往而消散游散言消而就盡也至之謂神日至而伸則謂之神以其伸也以其生意之方達也反之為鬼日反而歸則謂之鬼以其歸也以其生意之將盡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是氣在人於其生也不離其體死而游散者魂於其死也游散於外是曰魂屬陽聚成形質凝聚成形雖死而不散者謂魄以至於死定體不易是曰魄屬陰

有息者根於天指動物也動物屬陽賦命於天故云根於天動者亦有止息之時故云有息鳥獸之類是也不息者根於地指植物也植物屬陰質具於地故云根於地植者常常如此故

云不息草木之類是也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本乎天者惟其動而不居所以不滯其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本乎地者惟其靜而植也所以每滯於一方此動植之分也此動物植物之所以分也生有先後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所以為天序此所謂得於天者自然之倫序小大高下有小大則有高下相並而相形焉相與並立粲然有文以著見是謂天秩此其秩然不可紊之禮無非天也天之生物也有序上天生物皆有不可易之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物之既生則當有不可紊之禮知序然後經正知有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知秩然後禮行知有此禮而後遜以行之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人之睡既覺則形神開爽而心與物接寤音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夢則形神昏閉而氣守其宅寤所以知新於耳目覺則所見所聞得於耳目者而一新夢所以緣舊於習心夢則多緣舊事得於此心之習熟者

誠明篇第六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實理存於內則明見洞於外自誠而明生而知之者也乃天德良知皆天德清明曰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非若常人有所聞有所見而後知苟以聞見而知則亦淺近而已矣

義命合一存乎理當為而為之謂義天付一定之謂命義命雖二者其實一理也仁智

合一存乎聖善無不包之謂仁明無不通之謂智智仁兼盡則可以為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靜則寂然不動動則感而遂通動靜相倚感應不測可以言神矣陰陽合一存乎道一陰一陽運行不息則謂之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性實理也天道亦實理也合而言之則為誠

自明誠自明以至於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是自窮究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者也自誠明自誠而及於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事物物之理自無不照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性者人物所同得於天之理故云一原非有我之得私

也非天獨付於我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惟大德之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

是故轉語立必俱立己有所立必欲夫人以俱立禮之幹也知必周知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智之用也愛必兼愛使人人皆得所愛仁之施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義之遂也彼自蔽塞彼或蔽塞而不通而不知順吾理者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末如之何矣則亦無如之何

上達反天理君子上達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下達徇人欲小人下達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沈溺

湛一氣之本湛而不濁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攻取氣之欲飲食臭味之需而營

求攻取於外者之動於欲者也氣口腹於飲食口與腹之欲飲食鼻口於臭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皆攻取之性也皆氣質之性營求攻取於外也知德者屬饜而已屬饜飫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纔取足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如孟子所謂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盡其性全盡在已所稟受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亦能全盡人物所稟受之性蓋人物之性與已一也至於命者推而上之又窮至在已所從稟受之天命亦至人物之命則亦窮至人物所從稟受之天命蓋人物之命亦與已一也莫不性諸道無不性具此道

命諸天命之於天我體物未嘗遺我有此理萬物亦有此理理具於萬物之中未嘗有一之或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萬物之理即我之理理具於吾身之中知其皆備而不遺也此體字與天體物仁體事之體一般至於命推而極於天命所在然後能成己成物而後能始於成己終於成物不失其道皆不失此道也

性於人無不善是性在人無有不善是為天地之性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若有氣質之性則關繫夫人能反與不能反而已反者克而治之以復其初也過天地之化天地之化初無過差或不能復其本然之性則為過天地之化矣不善反者也此不善反正也

其性之命於人無不正天之命於人者無不各得其正繫其順與不順

而已亦關係夫人能順受其正與不能順受而已順者素其位而行之不敢有所拂違也行險以僥倖若小人專行險以冀僥倖於萬一不順命者也是不能順受其正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人能加克治之功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故氣質之為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君子不以為性蓋不狥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兼理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者愈清以汚器盛之則濁者愈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也

德不勝氣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能勝夫氣性命於氣則氣為之主理為之賓而性反聽命於氣德勝其氣德足以勝夫氣性命於德則德為之主氣為之賓而性乃聽命於德窮理盡性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已之性此學問之極功則性天德則杳冥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命天理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稟之為累氣之不可變者夫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者獨死生修夭而已獨有死與生壽與不壽而已矣

纖惡必除惡雖小而必去善斯成性矣則無有不善斯全其本然之天察惡未盡惡雖已察而未能盡去雖善必粗矣雖已為善然未至於全本然之天猶為粗疏也莫非天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陽明而陰暗陽清而

陰濁稟陽之多者則明而不暗故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學乎必須由學所謂雖愚必明柔必強也

大心篇第七此篇論心大則可體天下之物理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體猶察也認也開廣其心則能心潛於事物之中而究見其理物有未體於事物之理未能體察則心為有外是此心猶未能大而無外世人之心世俗衆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拘於所見所聞之偏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聖人盡性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不以所見所聞者累

於其心故其心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我泛觀天下之中無一物之理不具足於吾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孟子云盡得此心之理則可知性而知天正是此意天大無外蓋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而無外故有外之心人之心苟猶有外不足以合天心則與天心不相似矣此言萬物一體性本無外人惟拘於耳目之褊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莫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而心之大也無不包故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所以能與天合其心也見聞之知待於所見所聞而知者乃物交而知乃因與物交接而後知知之小也德性所知性蘊是德則光明透達其所謂知不萌於見聞初不根於所見所聞而或以見聞為知知之狹者耳

釋氏妄意天性佛氏妄指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佛氏不知裁成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反以六根之微且謂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用緣天地悉本天地明不能盡言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則誣罔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拘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此所以語大語小故其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其言空虛過於大塵芥六合則曰六合在虛空中微塵芥子耳六合上下四方其蔽於小也其言人世過於小夢幻人世則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謂之窮

理可乎謂其能窮究事物之理乎不知窮理事物之理不能窮究而謂之盡性可乎謂其能全盡天命之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既不能全盡天命之性謂其於性天無所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視六合為微塵芥子謂天地為有窮也是以天地猶且有窮夢幻人世視人世為夢幻泡影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是以人世有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二